



SHIJIE WENXUE MINGZHU

世界文学名著

罪与罚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



吉林摄影出版社

世界文学名著

罪 与 罚

著 陀思妥耶夫斯基（俄）

【第一卷】

吉林摄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文学名著/王军鹏主编. - 长春:吉林摄影出版社. 2004.1

ISBN 7 - 80606 - 498 - 2

I. 世… II. 王… III. 世界文学 - 名著
IV. I208.6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4) 第 006436 号

世界文学名著·罪与罚

吉林摄影出版社出版

(长春市人民大街 124 号)

北京市春雷印刷厂印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32 开 19 印张 50 千字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 册

ISBN 7 - 80606 - 498 - 2/I·36

定价:36.00 元(共 2 卷)

第一部

—

七月初的天气非常闷热傍晚的时候，有个年轻人走出他在 C 巷女房东租来的那间小屋，缓慢地、非常犹豫地向 K 桥走去。

他顺利地避免了在楼梯上遇见他的那位女房东。他的小屋，是在一座五层楼高的顶层，与其说是住人的屋子，还不如说像个盛衣的大橱。他向女房东租用这间小屋，不仅供给伙食，而且还有女仆伺候。女房东只是在下面一层楼的那个单间里住，当他每次出去时，都得从她的厨房门口经过，厨房的门对着楼梯，几乎是敞开着门。每当那位年轻人经过此地时，他总会产生一种忐忑不安的感觉，使他不时地皱起眉头。因为他欠了女房东一屁股的债，所以总担心碰到她。

别以为他是那么害怕和胆怯，而是从某个时期以来，他似乎患有多疑症，他一直处于一种很容易兴奋和慌张的状态。他常陷入沉思，远离人群，甚至害怕见到任何人，而不仅仅是怕与女主人会面。因为贫穷压垮了他，但近来一段时期就连这贫穷的生活也已不再使他感到烦恼。那些必须做的琐事他已经不再去干，也不想干。其实，无论女房东将如何跟他过不去，他都不怕。可是站在楼梯上，听到这些与他毫不相干的日常生活中毫不起眼的琐事的种种唠叨，听到所有这些纠缠不休的追债、威逼、怨言，自己就要想方设法逃脱，承认错误？欺骗？不，最好的办法就是像做贼那样从楼梯悄悄地溜进来，然后，悄悄的溜出去，让谁也别想看见他。

可是这一次，走在大街上，那种怕遇见女债主的害怕之情，就连他自己也感到莫名其妙。

“我应该去干一件像样的事啊！真想干时却又担心起这样的小事来！”他心里在想，脸上却露出一副怪怪的笑容。“哼……对啦……人是可以主宰一切的，但是一胆小，他就会一事无成……这是多么明白的道理，……，我真的好想知道，人最害怕的究竟是什么？最害怕的就是将要迈出第一步，说出自己的新见解……可是我空话说得太多了。正由于我总说空话，所以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或许，正因为我什么事都没有做成，所以我才总说些空话。最近一个月来，我养成了说废话的习惯，连续好几天躺在墙角里，心里着一些荒唐离奇的事情。我现在才知道为什么非要去那儿呢？我的能完成好那件事情吗？难道这不是特别严肃的吗？太不严肃！只不过是异想天开的事，是自己给自己找开心罢了，是儿戏吗？的，简直是儿戏！”

街上的热气使得他感到非常气闷，并且石灰浆、木头架、块、灰尘随处可见，还有那种夏天所特有的臭气真让人受不了。一个无法租一座公寓的彼得堡人都非常了解、熟悉的那种臭气，一切这一切一瞬间就令人恼怒地动摇了这个小伙子本已很不正常神经。在城镇的这一角落，小酒店非常多，从这些小酒店里产出臭气，还有那些尽管是在上班时间，却不时遇到的令人发毛的汉，给这幅街景画上了一笔最令人厌恶和忧郁的色彩。有一刹那深恶痛绝的表情在这个小伙子英俊的面孔上忽然一闪随即消失。便说一声，他生得很英俊，有一双明亮的黑眼睛，一头褐色的发，身材消瘦而匀称。但很快他好象又陷入深思，而且，说得更确些，好象是想入了神，他朝前移动着脚步，对四周的一切显得不注意，而且也没想到注意。他偶尔嘟囔自语，这是因为他有自自语的毛病，对这一毛病，如今他已经暗自证实了。这时他自己了解到，他的脑子有时是混乱的，而且他的身体也十分虚弱，他

经有一天多什么也没吃了。

他衣服穿得很破，就是穿惯了破烂的衣服的人，也不穿他这样一身破旧的衣服大白天上街。然而在这一带，不管穿什么样的衣服倒是不会引起行人们惊奇的。因为这正好是在干草市场的附近，人们有所共知的是只要有茶坊酒肆，就有聚居在彼得堡邻近中心区的大街小巷里，这些人多半是些小手艺者和工人，人群杂沓，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看到某些人就大惊小怪，那反而就会被认为是怪事。由于这个年轻人的内心早已郁积了许多的怨恨和轻蔑，所以他有时候也像许多年轻人一样最怕别人议论，但他走在大街上却毫不在乎自己的衣衫褴褛。可是，当他遇到那些熟人或者老同学的时候，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从来就不愿意见到他们……然而就在这时，一个醉酒的汉子不知道为什么，坐在一辆由一匹非常高的马拉着的大车，不知被拖到什么地方去，就在他走过去的时候，突然用手指着他，向他大喊一声：“喂，戴德国帽的！”这时，那个年轻人立刻停下脚步，慌忙抓住了自己的帽子。因为这是他从前在默曼帽店专门买来的一顶曾经很漂亮的圆形高筒帽，虽然现在已觉得旧不堪了，由于年久而变了颜色，上面有些破洞和污迹，连帽扣都没有了，七扭八歪地倒向一边，非常难看。不过这时他感到的不是羞愧，而是另外一种心情，甚至是恐惧。

了！“我早就预感到了！”他惊惶不安地喃喃说，“我早就这样想过。思一定是最差的了！真的，任何一件蠢事，任何一样不明显的小问题，都会使整个计划失败！对啊，帽子太轻易被人记住了，……真再笑，因此很轻易被人记住……我这身破烂玩意非要配一顶制帽，其算是一顶煎饼式的旧帽子也行，再也不能戴这个滑稽的怪玩意儿上。谁也不会戴这样的帽子，一俄里以外就会被人看到，就会记住呀，……重要的是，将来会记起来，看，这就是证据。这儿需要的法是让人注意而是尽可能不惹人注意……小问题，重要是小问题！上……就是这些小问题，总是会惹出麻烦，破坏一切计划……”

整整七百三十步，从他那幢房子的大门走出来。有一次他数过。那时他还不肯定自己的这些空想，他所空想的虽说是毫无理由，但是却是非常吸引人的大胆阴谋，而这些计划除了会惹他生气嘲讽之外，的确毫无半点意义。现在，过了一个月以后，他已经开始用另一种眼光来认识这一切了，虽然他总是自言自语地说，自己无用和武断，却不知为什么甚至身不由己地已经习惯于把这“毫无理由”的空想当作一项有趣的事了，虽说他仍然不信服自己。但现在他要去为完成自己的这一伟大的事业进行试探，每走一步，他的兴奋之情也愈来愈强烈了。

他怀着一颗几乎快要停止跳动的心和一种神经质的恐惧来到一幢大的房子前，那幢房子一面墙临着河，另一面面临着街。房子里有很多小套间，里面住满了各种各样的手艺人，有裁缝、铜匠、厨娘等各行各业的德国人及靠出卖肉体的姑娘以及小官吏等等。人们不停地从这座房子两扇大门出出入入。这幢房子里共雇用了三、四个管院子的人。那个年轻人非常高兴，他谁也没有碰到，就神不知鬼不觉地顺利溜进了大门，他向右边的一座楼梯走去。这是一条非常窄的“后”楼梯，但是他在事先早已了解过，察看过了，他很满意这儿的全部环境：这里非常幽暗，即使遇到一双多疑的眼睛，也没什么大的危险。“如果我现在就害怕，那么等到我真的实施那件事的时候，又将怎样呢？”当他走在四楼的时候，他不由自主地在想道。这时，他的去路却被几个改做搬运夫的退役士兵挡住了，此时他们正从套间里把家俱抬出来。他事先就知道，一个带家眷的德国人现住在那套房间里，还是个官吏。“好像这个德国人要搬家，也就是说，在四楼，在从这条楼梯上来的这个楼梯口上，今后将只有那个老太婆的房子里是住人的。这非常好，……万一……”他心里想道，一面去按那个老太婆住宅的门铃。门铃开始发出一阵断续的叮铃声，这铃好像是白铁做的，而不是铜做的。这种房子在这类小住宅里，门铃差不多都是这样。他几乎忘了这种门铃的声音到底是什

么样的了，现在这种特殊的叮铃声似乎勾起他想起了什么事情，现在这件事清楚地摆在他的眼前，……这时他不禁哆嗦了一下，此时他的神经简直到了崩溃的极点。过了片刻，门开了一条很小的缝，女主人带着明显的警觉从门缝里打量着过往来客，人们只能看见她那双在黑暗中的小眼睛。当她看见楼梯口有许多人的时候，就放开了胆，把门全部打开了。于是年轻人迈进门坎，走入黑洞洞的过道，那个过道同后面的那间小厨房相隔。老太婆静静地守候在他面前，疑惑地上下打量着他。这个身材非常矮小的干瘪老太太，六十多岁，有一双既精明又凶恶的眼睛和一个尖小的鼻子，头上没有系头巾。她那淡黄色头发涂着一层厚厚的带香味的发油。像鸡腿般的又细又长的脖子上围了一条破旧的法兰绒围巾，尽管天热，肩膀上仍披一件皮衣，皮衣已经很破旧了，因为年久而变黄了。老太婆不停地咳嗽着。年轻人于是用一种奇异的目光看了她一眼，因为她的眼睛里显然又闪出了刚才的那种不信任。

“拉斯科利尼科夫，大学生，一个月以前来过您这儿。”年轻人匆忙地回答，而且微微欠身行礼，因为他记起，对老太婆应该客气一些。

“噢！我的先生，我记得很清楚，是的，您是来过，”老太婆没有半点含糊，依然没把自己怀着疑问的目光从他脸上挪开。

“那么……还是为这事来的……？”拉斯科利尼科夫接着说，稍有点儿尴尬，并且为老太婆的不信任感到疑惑。

“或许她一直都是如此，不过我那一次却没有注意而已。”他怀着不高兴的心情想。

老太婆考虑了一会儿，随后退到一旁，指指房屋的门，请客人到前边去，并说：

“请进，先生。”

年轻人走进了一间很小的屋子，屋子里糊了一些黄色的壁纸，窗口摆着天竺葵，挂着薄薄的纱窗帘。这时，屋子已经被夕阳照得

通亮。“那时候，太阳大约也就这样照耀着吧！……”这个思想似乎在无意中从拉斯科利尼科夫的脑海中闪过。他向屋子里的一切瞥了一眼，想办法了解一下屋子里的全部摆设，并且把它们牢牢记住。但是屋子里根本没有什么新奇的东西。非常陈旧的家俱，是用黄木做成的，仅有一张带有很大的黄木头拱背的长沙发，在沙发前面放了一张椭圆形的桌，两扇明亮的窗户之间放了一面带有镜子的精美梳妆台，靠墙放着几把破旧的椅子，墙上有几幅镶在黄色镜框里的廉价的画，画面是几个德国小姐手里拿着鸟，——这便是全部家俱了。在墙角里，有一幅不大的神像前点着一盏神灯。一切都显得很洁净，家俱和地板都擦得很亮。所有东西都是被擦得亮晶晶的。“这就是丽莎维塔做的活儿，”年轻人心里在想。整个套间里找不到一点灰尘。“那个凶恶的老寡妇的屋子经常是这么干净，”拉斯科利尼科夫心里想道，他奇异的目光向着通往另一间小屋门上的那块印花的布门帘瞧了一眼，那间小屋里只摆放着老太婆的一张床和一只五屉柜。就在没别的东西，他还从来不曾往这间小屋里瞧过呢。这两间屋子就是她的整个套间。

“有何贵干啊？”老太婆迈进屋来，声音有点严厉，好像是在威胁他，然后仍然正对着他站着，如此可以看清他的脸。

“我拿了一件好东西来，您看，就是这！”说着，他从外衣左边的口袋里掏出一块扁平的旧银表。表的背面隐隐约约刻着一个地球仪。表链是钢的，上面布满了星星点点的锈迹。

“要知道，上次当的货已经过期了。在前天就超过一个月了。”

“这我知道，不过我会再给您一个月的利息，请您宽容一下，就一个月。”

“先生，宽容几天，还是这会儿就把您的破玩艺卖掉，这都由我拿主意。”

他好象并不关心老太太在说什么，指了指手中的表说道：

“表可以当多少钱，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瞥了一眼他手中的表，好象有点厌烦。

“噢，先生，你尽拿些不值钱的东西来，根本一文不值。上次那个戒指当了您两个卢布，可在首饰商那儿，花一个半卢布就可以买个新的。”

“请给我四个卢布吧，我一定会来赎，是我父亲的。相信我，我很快就会得到钱了。”

“一个半卢布，先付利息，如果您同意的话。”

“一个半卢布！”年轻人吼了起来，感到非常气愤。

“随您便。”说着老太婆把表交还给他。年轻人接过表来，已经想要走了。但立刻又改了想法，因为他想起，再也没有别的办法，而且他来这儿也没有别的打算。

“快拿来吧！”他暴躁地叫到。

老太婆伸手摸钥匙，然后转到门帘后面的另外一间屋里去。年轻人自己留在屋子中间，一面静静地听着，一面心里盘算。听得到她打开五屉柜的声音。“一定是上面的一个抽屉，”他在想，“如果，钥匙是放在她右边的那个衣袋里……都串在一块儿，串在一个钢圈上的……其中一定有一把最大的，比别的钥匙大三倍，有许多锯齿。这肯定不是开五屉柜的那把钥匙，可能还有其它什么首饰盒或者小箱子的钥匙吧……这应该弄明白。小箱子的钥匙全是那样的……可是，这一切又是多么可耻啊……”

老太婆回来了。

“给您钱，先生：一个卢布，每月必须付十戈比利息，半个卢布，我得事先扣下十五戈比利息。可是您以前曾借过两个卢布，按相同的利息计算，现在您应当预付二十戈比。加起来总共三十五戈比。所以您此时用表来作抵押还可以得到一卢布十五戈比。请收下。”

“什么！现在仅有一卢布十五戈比了？”

“一点不差。”

小伙子没有争执，接过了钱。他望着老太婆，并不着急回去，好象他还想聊点儿别的，或者是干点儿什么，但似乎他自己也不清楚，究竟要干什么……。

“阿廖娜·伊万诺芙娜，或许，我还要给您拿一样东西来，就在这几天里……，银的……很精巧的……，烟盒……只等我从朋友那里拿回来……”他犹豫了一下，于是停了声。

“好，到时候再谈吧，先生。”

“过几天见……，您老是一个人在家？妹妹呢？”他到前屋去的同时，尽可能毫不关注地问。

“先生，您问她有什么企图？”

“啊，没什么。我不过随便问问。您如今真是……阿廖娜·伊万诺芙娜！”

拉斯科利尼科夫在非常混乱的心情中终于走了出来。这种混乱的心情愈来愈厉害。下楼梯时，他甚至停了两三次，似乎有什么事时刻令他心惊。他走到大街时，终于叫喊了起来：

“啊，天啊！这是多么可怕啊！难道，难道我真的是在……不，这是胡说！这简直是太荒唐了！”他斩钉截铁地补上了几句。“难道这可怕的东西真能钻进我的大脑来吗？但是我的心怎么会想到这种肮脏的事！全是些肮脏、卑劣、可恶、下流！……而我足足一个月都是……”

他感到非常地激动和不安，以至于不能用言语来表达，还在他刚刚去老太婆那儿的时候，他就感到极端的压抑和不安，而现在已经达到这种地步，而且变得非常显而易见，以致他不知该躲到什么地方去，才能摆脱自己的烦恼忧愁。他像喝醉了似的在人行道上走着，看不清路上的行人，总是碰到他们，等到了另一条街上的时候，才清醒过来。他环顾四周，发现自己正在一家小饭店旁，要进饭店，得从人行道沿着石阶往下，到地下室去。正在这时，恰好从门里冲出两个醉醺醺的人来，他们彼此搀扶着，嘴里不干不净地叫

骂着，顺着地下室的楼梯爬到街上。拉斯科利尼科夫几乎想都没想，立刻就下去了。在此以前他从未进过酒馆，但是现在他感到头昏，加以火烧火燎似的干渴正在折磨着他本以非常虚弱的身体。他想喝点儿冰冷的啤酒，而且他把自己突然感到的虚弱归咎于饥饿。他选了一张又暗又脏的在角落里的小桌随便坐下，要了啤酒，好像刚从无水的沙漠里走出来，贪婪地喝尽了第一杯。马上一切幻想都消失了，他的头脑也清醒了。“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他满怀信心地说，“这儿没有什么可以令人不安的！仅仅是身体不舒服，是我自己有病！只要一杯啤酒，一小块干面包，——瞧，转瞬间就变得坚定起来，头脑清醒了，意志也坚定了！呸！这一切是多么不足挂齿！……”他轻蔑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他仿佛兴奋起来，好像忽然摆脱了一种可恶的压在他身上已经很久了包袱，并且目光友好地环视了一下在座的人。不过就是在这时候，他也隐隐约约觉察到，这种什么都向好处看，过于乐观的态度也是一种病态。

此刻，小酒馆里的人已剩下寥寥无几。除了在阶梯上他碰到的那两个醉汉之外，又有一大群人——五个男人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拿着手风琴一下子就疯拥出去了。他们出去之后，屋里变得更加冷清、凄凉一片了。只剩下一个外表象是小市民似的人，正坐在那儿心事沉重的喝啤酒，脸上已经挂着几分醉意。还有一个同行者是他的同伙，又肥又大，长着一脸灰白的大胡子，身穿腰间那件打褶的短外套，早已喝得烂醉如泥，已经躺在长椅上开始打盹儿了，不时迷糊地伸开双臂，把手指头握得巴嘎作响，将上半身上下来回起落着，可是又不从长凳上清醒地坐立起来，而且嘴里还哼着一支乱七八糟的小曲，努力追想着有关这曲的唱词：

“整整一年我和妻子亲亲热热，

整——整一年和我妻——子亲亲——热热……”

要么是突然惊醒，又唱道：

“我在波季亚契大街游荡，
找到了自己以前的女人……”

但谁也不分享他的快乐，他那个很少言词的朋友对他这种强烈地抒情甚至怀有敌意，而且还有点怀疑。那边还有一个人，看样子好像是个辞退的官员。他看着自己的酒杯，也是独自坐在一张桌子旁边，有时喝一口酒，还向四处望望。他好象也有点儿烦躁不安。

二

拉斯科利尼科夫不愿意生活在有很多人的地方中，前面已经说过，他不愿和任何人交往，尤其是最近。然而现在，不知他被什么东西忽然吸引而要去接近人了。他心里似乎发生了一种奇怪的变化，同时他渴望有人能和他在一起。足足一个月，他苦闷阴郁，心绪愁闷而兴奋，以致把他搞得神魂颠倒，他真希望此时能到另外一个天地里去松口气，哪怕一秒钟都行，不管是什么样的地方。既使环境脏得不成样子，他也非常愿意，象在这家小酒馆里。

饭店的老板坐在另一间房子里，不过时常从那儿走下几级台阶，进入这间的店堂，而且首先让人见到的是他那双有红色大翻口、擦得发亮的流行的靴子。他穿一件腰部打褶的长外套和一件满是油渍的黑缎子马甲，没打领带，满嘴似乎都搽了油，就像给铁锁上油一样。柜台后站着一个小男孩，大约十三、四岁，还有个年纪更小的男孩子，他是专门给人送酒的。摆着切碎的黄瓜，黑黑的面包块，切成一点点的鱼，这一切都有一股恶心的气息。坐在这里又闷又热，简直让人受罪，而且一切都充满了酒味，好像仅仅闻闻这儿的空气，不用五分钟就会出现几个跟刚从楼梯上爬上去的那两个

人相同的结果。

有时，我们会偶尔遇到一些不认识的，还来不及说一句话，不知什么缘故，一见面就立刻对他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坐在离拉斯科利尼科夫稍远的瞧上去像个退職官吏的顾客，留给拉斯科利尼科夫的就是这样的印象。后来这位年轻人多次回忆过他的印象，几乎被他感觉是一种幻想。他所以不停地看着那个退職的官吏，也因为那个官吏同时也在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分明是想跟他说说话。这个退職的官吏对坐在酒店里的任何人，包括店主在内，仿佛已经看惯，甚至他厌烦，而且他对任何人抱有着傲慢的蔑视的态度，似乎他们的地位都比他低，文化更不如他，因而不值得与他们交谈。这是一个五十开外的人，中等身材，长得很健壮，头发已经斑白秃顶，一张脸由于长时间酗酒而变得起了泡、黄里透青，眼皮稍肿，两条细小的兴奋而微红的小眼睛在闪闪发光。可他身上都有一种很奇特的东西，他的眼神里好象闪动着一种亢奋，可能还蕴藏着聪明和才干，同时似乎还隐约显露出精神失常的神态。他穿着一件破旧不堪的黑色燕尾服，钮扣掉了几个，只有一个还能勉强地挂着，他扣上这个仅有的扣子，完全是为了顾全一下自己的体面。皱皱巴巴、尽是污垢和酒渍的胸衣从他那件黄色背心里面鼓出来。他的脸都是按官吏的那种模样刮过的，但看上去已经好长一段时间不曾刮过了，所以下巴上现在又密密麻麻地开始长出浓密的胡茬儿。在举止风度方面，他还真有官吏的派头。不过此时的他又显出焦躁不安的样子。他总是把头发弄得蓬乱难看，有时郁郁不乐地还用双手捧着脑袋，把两个套在破衣服袖里的胳膊肘放在全是酒汁的桌子上。最后，他直面地看了拉斯科利尼科夫一眼，大声地说道：

“我的先生，请您原谅，不知可否与您闲聊几句？因为尽管您衣着并不怎么样，但凭我的眼睛却能看出，您一定是一位受过教育的人，也不经常喝酒。我对那些受过教育并且心诚意真的人一向很尊重，除此而外，我还是个九等官员呢。马尔梅拉多夫——这是我

的姓，九等官员。恕我冒昧，请问您有工作吗？”

“不，我在求学……”小伙子答道。他感到惊奇，他觉得对方讲话的语调特别矫揉造作，他竟是这么三言两语地和他说话。虽然以前有那么短暂的时期他想与别人交往，无论是什么样的交际都行，但如果真有人和他说话时，只要听到第一句话，他就又突然感到恶心和讨厌了，——对所有与他有接触、或企图要和他接触的人，常常他都会产生这种恶心和讨厌的情绪——这也是他的一种病态。

“原来是个很有名的大学生，或者以前是个有名的大学生，”那个官吏大声地说道，“果然不出我预料之中！我有这方面的体验，先生，不止一次的体验！”他把一只手指轻轻按到自己的脑门上，以示显耀。“他当过大学生，或者曾经研究过什么高层学问！请允许我……”他晃晃当当地欠起身子，抓起他用的酒器和酒杯，来到年轻人的身旁坐下，脸正好斜对着他。他确实喝醉了，说起话来滔滔不绝，津津乐道，有点语无伦次和啰啰嗦嗦。他甚至有些恋恋不舍地抓住拉斯科利尼科夫，好像他有足足一个月没有跟人说话了似的，一直讲个没完。

“先生，”他几乎是确有其事地开始说，“穷困不是罪恶，可是赤贫，先生，赤贫却是罪恶。在这真理的时候，您最少还能保持自己天生感情的高雅气质，但是在赤贫的情况下，却无论何时、何人都做不到了。就是因为赤贫，甚至不是像打发狗一样把人用棍子赶走，而是拿扫帚把他像垃圾一样从人类社会里清扫出去，让他受莫大的羞辱。而且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在赤贫的情景下，我自己首先就准备羞辱自己。于是就找到了酒！我知道，酗酒不是美德，这也是真理。先生，一个月以前，我女人让列别加特尼科夫先生痛打了一次，不过我女人可不像我这种人！您了解吗？报歉，我还得问您一声，您在涅瓦河上的干草船里过过夜吗？”

“没有，没有过过夜，”拉斯科利尼科夫回答。“这有什么关

系？”

“唉，我就是从那鬼地方来的，已经是第五夜了……”

他斟满一杯酒，举杯一饮而尽，然后默默沉思起来。的确，很多干草屑已经粘在他的衣服和头发上。大概他有五天没脱过衣服，也没洗过脸。特别是他的那两只手非常脏，又黑又大，指甲黑黑的。

他的话似乎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尽管这种注意是柔弱的。但是柜台后面的那些小伙子们小声地笑起来。老板也特意从上面的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显然是有意要听听这个“活宝”说些什么。他坐到离他说话稍远的地方，不时懒洋洋地，但活灵活现地打着哈欠。显然，马尔梅拉多夫在这里是大家早就认识的。他大概是因为有经常与酒馆里各种的人说话的习惯，所以才喜欢高谈阔论。在这些酒徒身上，这种习惯已演变成为一种需要，特别是那些在自己家庭里被管得太严、受到恣意对待的人。所以他在跟喝酒的伙伴们在一块儿聊天的时候，他们就总是竭力设法为自己辩护，如果有可能的话，更想博得大家对他们的敬重。

“可笑的家伙！”老板大声说，“你为什么不去上班，既然你是个官员，干吗不去办公？”

“我为什么不去办公吗？先生，”马尔梅拉多夫接住话茬说，“为什么不去办公？难道我自己糟蹋自己、突然降低自己的身份，自己就不觉得痛心吗？”他这话是单对着拉斯科利尼科夫说的，仿佛是他提出了这个问题。“一个月以前，当列别加特尼科夫先生动手打我妻子的时候，我喝得醉醺醺地仰卧在床上，难道我不感到心痛吗？对不起，小伙子，不知您有没有过……嗯哼……尽管明知根本没有希望，可还是不得不开口向人借钱的经历？”

“有过……但是根本不知道没有希望是什么意思？”

“就是完全失望的意思，早先就知道，所以一文钱也借不到。比方说，您先前肯定地知道一人，这是个非常善良、最乐意帮助人

的公民不会借钱给您，那么，他为什么不能借钱给我呢？他知道我不会还钱给他的。出于同情心吗？但是意识力极高的列别加特尼科夫先生前几天就向我阐述过：在现代，同情心甚至为科学所不容许，在为政治经济学奠定基础的英国就是这样执行的。请问，他怎么能借钱给我呢？虽然早先知道他不会借，您还是决定上他那儿去了，于是……”

“去做什么呢？”拉斯科利尼科夫插言问道。

“假如再没有其他人可找，如果再也无处可去呢！不是吗，至少得让每个人有个什么可以去的地方啊。因为经常有这样的情形，所以我一定得至少有个能够去的地方！我的独生女儿第一次去拉生意的时候，我也去了……（因为我女儿靠黄色执照生活……）”他顺便加上了一句，而且有点儿显得神色不安地瞧了瞧小伙子。“没什么，先生，没什么！”柜台后面的两个男孩忍不住“噗嗤”一声笑了出来，老板也轻轻一笑，这时他立即急急忙忙地，看来倒是挺自在地说：“没什么大不了的！这些人摇头我从来不会感到尴尬的，因为这一切隐密都公开了，一切大家都已经知道了，而且我并不是以藐视的态度，而是怀着顺应的心情来看待这一切的。任它去吧！让他们嘲笑吧！对不起，年轻人：您可不可以，……可是，不，用一种更加坚定、更富有表现力的方法，说得更明白些：您能不能，您敢不敢现在对着我坚定地说，‘我不是猪猡？’

年轻人什么也没有说。

“好啦，”等到屋里哄然而起的笑声平静以后，这个似乎像演说家的人才郑重地，甚至这回更加严肃地慢慢说道。“好啦，就算把我当作是一只猪，可她是一位好太太！我的样子如同猪狗，但是我的那位夫人，卡捷琳娜·伊凡诺芙娜，她可真是一位曾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她还是一位高级校官的女儿。就算，就算我真的是个无赖，可她确实是个心地善良的女人，受过高尚情操的陶冶。不过……唉，要是她能可怜可怜我的话，那该有多好啊！先生，先